

山雲起星斗垂光林壑駐影微行乎深谷少立乎尋幽至如拂
雲掃月之庭迎薰養素之戶若甕天壺天若隱室斗室若無塵
絕塵曰喜清曰蝠隱曰虛白曰永壺曰蕭爽此皆幽院密房明
窗淨几恍不知人境耳其它如南軒靜庵亦藏修之所省齋近
思齋乃宴習之地謂竹軒之與貢時軒報安堂則皆竹處也黃
昏凜若蛟龍之府清曉森如永玉之圖清妙殊未可量余輒以
所見者紀之最可喜者凭欄之頃耳聽目接蒼灣雙鷺翠塲一
蟬盡有觸乎騷人之機軸也余先所以病乎黃冠者之習者亦
救時拯俗之言初不曰凡今之冠褐者等此可病耳亦有能吟
能畫能琴能酒者能丹竈能內煉能知兵能符水能醫小者是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異

婁集四

皆余四方之所交彼不倣平邱林則隱乎朝市時未至竹官桂
館以備崆峒之間也因麻山諸友之可敬併得以緒醉後之高
談歟昔有觀解牛於庖丁而得其養生間牧馬於童子而得其
治天下學釣魚於詹何而得其治國今之學道者知梁鷺之養
虎也夫知紀涓之豢鷄也夫

玉隆萬壽宮雲會堂記

昔余嘉定戊寅來西山與道士羅適菴胥晤良密既而與彭玉
隆作道院記凡官觀冠偈之原亦曰有可考矣茲焉胡止菴攝
領官事復以雲會堂見屬爲文以記之夫有道之士恨山不深
林不密惟恐人聞其名若夫跡接縉紳心交利祿不預焉嘗議

之矣歎世剗俗之道未若鏟聲華空心跡爲人不可爲然後起人之敬吾道賴以不朽也吁有是哉道之爲道冲如春燠如夏漠如秋嚴如冬大如天地湛如虛空未足以言道矣人學道者當如何巢居穴處木食草衣僕虎兕而吏猿猱友麋麈而隣雉免風餐芝朮雨卧煙霞所養胎仙所儲氣母俄而丹熟名香道成行著四方同心一旦杳來方欲拒之彌久弗去或出方斬營以薪其炊或發心刈茅以廬其止執筆趨走頓首後先凡可以效心竭力彌月漫歲更有金篦刮膜之語使獲階仙陌聖之程烏有所謂華宮殿美飲饌溫氊涼簟明窗淨几精巾簟奇枕衾也玉陛雲會堂久矣方茲求記姑以道家可語者告之且使一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平

婁集四
卷之六

菴槌鼓升堂以聲其眾曰汝黃冠師此堂現成行住坐卧受用此堂折旋俯仰如意自適汝能於此灰心泯慮形如槁柂煉火還丹脫胎神仙則汝何殊於徐來勒魏伯陽矣後之張用成石得之無媿之也汝能於此修鉉辨汞擇地結友煉九轉藥換骨飛仙則汝何殊於旃陽尹勾漏令矣後之徐抱黃劉海蟾亦無媿矣如所否者丁公縱婉女以晨逸黃婆抱嬰兒而夜奔九城被圍五官受侮沉九崩裂精海翻枯六賊擅權於朱宮三彭構妖於黑域勞人賣魄喪命失身汝又否乎於此而琴悟成蓮海水之鳴於此而墓參王喬斧柯之旨更不然者能如陶隱居役心禪那陸修靜留神蓮社至若聯石鼎而誚侯喜下嵩阜而過

昌黎運六丁之兵而助諸葛孔明出五解之書以授長孫無忌
猶賢乎哉否則鶴辭竹林鹿竄松壑山靈抵掌廟鬼聞驚吾恐
失汝爲黃冠之義矣汝黃冠師蓋亦知乎風符雨印龍兵虎騎
濟生度死通真達靈此所謂法嘆蜂化鵠誘蟻呼龜飛劍斬星
投簡擾龍此所謂術該法術而言之亦知斗杓爲萬法之功曹
耶天罡爲萬術之媒師耶法術之妙不過乎是得之則可以馘
洪都之毒虬繫博羅之黠虎起白骨於芳草束黃魂於蒼郊天
龜效奴石妖請罪嶽祇乞命并女獻珍汝黃冠師生當末世弗
遇匠師何如且究三洞四輔之書七元六甲之法於此而上可
凭扶搖泛汗漫三龍四虎朝屯暮蒙五龜二蛇晝姤夜復六月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孚

婁集四

而息三冬以成彼有煙瓢雨笠重趼四方雲衲風巾裏糧千里
爲何事哉不如吾言定應沽利名釣榮遇者也或貽怒於其師
資或取侮於親隣不得已而曰吾爲方外之游每到楓村水館
煙嶼風房有米無鹽衝寒冒熱未免有去國懷鄉之思則其尋
師訪道之志淺矣入此堂者人不愧汝汝不自愧乎知有此堂
有利有害有益乎何以言之及其卧酣睡蛇蝕心及其坐
穩夢蝶繆畫至於靜處心路生雲所以素餐性根受蠱曾不思
星冠月帔神仙中人霧閣雲窗風塵表物昔之在天不能爲神
仙墮而爲人今復不能爲人則將墮而爲鬼長夜萬苦去天幾
塵又復不能爲鬼則散而爲萬趣之殊吾不知矣主此堂者居

此堂者能調碧玉之絃能吟碧雲之章朗詠步虛清磬搖空閉光垂簾金花聚鼎講究玄牝知天地根握擒陰陽煉日月髓燃燈於海底鏤冰於火中知黃帝之金砂得廣成之黃囊辨張正一之明窗塵飲呂純陽之刀圭授魏華存之一匕如是則餐青飲綠苦節昭昭衣紫曳黃清姿濟濟聖胎圓熟道果馨甜則有所謂火鉢資詔於柏庭大帝降經於玉局矣葛仙翁曰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近年而言百歲之內有升舉有尸解有坐脫有立亡者居多可不勉旃抑又思之內蘊至美外示汙狂人皆怪之此堂亦不可以處之也所以者何爲規儀人心藥石後進而設又奚庸汝所謂狂且怪而敗羣哉余舊聞老子之道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至

婁集四

今日觀之正所謂道德有負於初心聰明不及於前時尙能以所授於師爲有力於學者告

靜勝堂記

紫陽真人張君平叔與白龍洞劉仙書曰靜以勝動眞以勝僞鉉者汞之母汞者金之父此足以知道之要矣夫道者天地之根陰陽之原天地有動靜陰陽亦如之此則鉉汞之旨也非有道者無爲之妙乎嘗謂靜躁兩歧勝負殊勢惟其靜也乃能勝之一靜可以制萬動也方其動心之時六窗煙昏七竅風號寸田荆榛靈府猿猱龍悲慾海鳳墮世羅生死岸闊人我山高功德寫林化作蓬蒿清淨脊屬變爲干戈輕舉妄動躁圖狂操憂